

野上野下

光虹

評「花生農夫競選總統」

由於卡特的當選，正中書局出版鍾振昇先生著的「花生農夫競選總統」一書再度掀起討論的熱潮，許多報章雜誌譽之為「硬性書籍寫作的革命」。我認為「革命」兩字用得太過火，「突破」似乎比較適當些。

這本書的寫作，的確在力求掙破傳統的束縛，但僅限於「掙破」而已，並沒有建立另一系統。如果借用彭歌先生對該書的評語「求新、求變」來說，這本書僅停留在「求新、求變」之過程中，並未建立新局面。

先就「求新」來說：

「花生農夫競選總統」書中，摒棄了很多舊成語。許多成語，如「層出不窮」「退避三舍」「如花似玉」等，皆有其淵源，百年、千年以前創用之初，非常美、非常妙，但經過長久的使用，早已陳舊，激不起讀者熱烈的反應，更無法在讀者感官上建立詩的意境。這本書，死成語用得很少，但在必要時，把死成語還魂。例如該書第一百七十二頁的「劈哩拍啦破竹子般的氣勢」，其實就是「勢如破竹」的化身，但活多了。（有些國文教師可能會嫌那句「子太長而刪為「勢如破竹」四字，那就點金成鐵，破壞意境了。」）

可惜有很多成語仍被本書沿用，如「氣勢如虹」、「沾沾自喜」、「如日中天」等，這

些成語像用鬆了的橡皮圈，一點力氣也沒有。所以說，鍾先生只是突破舊習，摸出新路而已，全面革新則談不上。

再就「求變」來說：

「花生農夫競選總統」一書可說是個混血兒。

第一，它是文學寫作和新聞寫作的混血兒。一方面力求文學意境之美，另一方面運用新聞寫作的技巧（如短句、短段落及簡易字的普遍使用）。

第二，它混用了武俠小說的體裁（如第二篇第十三章「攻下羣山、底定南方」）、會話的體裁（第二篇第六章「北卡州喝稀飯」）、新聞訪問的體裁（如我訪卡特夫人），同時也夾雜了現場報導的寫作方式（如第二篇第十六章「衣錦還鄉」）。

第三，它混合了各種語言的習慣語。國語中的固不必說，到處可見。像「野上野下」（見二二三頁「卡家班」）、「喝稀飯」（喻「很容易」）等，皆是客家成語。「散仙」、「脫線」（見「卡家班」）及吊車尾（見八十八頁「在麻州跌了一跤」）等則為閩南語中的成語。其他還有年輕人的慣用語，如「蓋」、「很仙」（均見「卡家班」）等。

從這些可見，作者爲了求變化，在各方面混血，但混得不均勻。像武俠小說的體裁。只在第一章使用，顯得很突出，因此彭歌先生指之爲「沒有顧到全體的一致性」。所以，不論是體裁也好，方言成語也好，都只限於羞澀的嘗試，沒有普遍建立新局面，較保守的讀者可能覺得不太和諧。

創新是不簡單的，以本書來說，作者必須同時有新聞寫作和文學寫作的素養，又要同時有中、西文的底子，還要對政治——尤其是美國政治——有充分的瞭解。鍾先生對硬性書籍的寫作這種突破性的試探是很難得的。